k111

F
キ-58

490.9
K七-8
No.2667
12 K 111
慶應義塾大学医学科図書室
昭和17年7月4日
1565

金匱述義

素永甲寅撰
黃鎔

存誠藥室叢書

金匱玉函要略述義題辭

先教諭金匱輯義。係于晚年定本。是以極其精核。無須贅述。惟不肖受讀既尚。時有管見。又諸家方論。擴充經旨者。其偶爾失載。亦間有之。趙以德衍義。周揚俊補之。題曰二注。近代朱光被有正義之作。俱出于先教諭下世之後。並擷其粹。皆標記在輯義上層。不敢謂有裨學者。然竊比之鷄肋。仍整録爲編。以供子弟參對云。天保壬寅首夏。丹波元堅簒。

金匱注解。要有高世栻李彣李瑋西俱爲醫宗金鑑所引。又有盧之頤摩索金匱。張志聰注。黃元御金匱懸解。戴震注。李鈞注。皆是先兄醫籍攷所著録者。盧氏黃氏學頗迂僻。其存

金匱玉函要略述義卷上

丹波元堅　學

按廣雅曰略要也王念孫疏證曰孟子滕文公篇此其大略也趙岐注云略要也又說文曰略經略土地也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舉其要而用功少者曰略略者對詳而言觀此諸說則要略二字其義雯晰矣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按傷寒論每篇首冠以辨字今要略無之者蓋後人所刪也外臺療瘧方引張仲景傷寒論每條首有辨瘧病辨瘧脈等字亦足以證

論十三首　三當作五脈證三條諸本作二條宜從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

存誠堂藏書

不存不足措念其他諸家惜未得見之況戴氏碩儒顧攷證必精而其遺書中缺焉不收最可憾也又李炳字振聲號曰西垣苦金匱無善注乃撰金匱要略注二十二卷能扶其微見焦循雕菰集嘉慶中陳念祖著有金匱淺註十六卷金匱讀四卷見其神農本草經讀序趙開美本輯義所引係皇國重刊今得其原刻勘之間失其舊又朝鮮國醫方類聚所據蓋爲宋元舊刻亦與今本互有異同今竝校而揭之

徐醫中有大關目不可專指一病者仲景于首卷特揭數十端以定治療之法此則論五行相尅之理必以次傳而病亦當預備以防其傳也魏此條乃仲景總揭諸病當預圖於早勿待病成方治以貽悔也治之預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所謂曲突徙薪之勲宜加於焦頭爛額之上也先言肝者以四時之氣始乎春五臟之氣始於肝洪範言履端于始序則不愆故先引肝以爲之準云朱甘味入脾兼能緩肝和調兩藏令弗相戕也

按趙氏於內經辛補仲景酸補之理詳爲之辨益係于尤氏所據文繁不具録

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稟周本作秉

按禮記樂記曰道五常之行注五常五行也禮運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楊上善太素經注曰風氣一也徐緩爲氣急疾爲風人之生也感風氣以生其爲病也因風氣爲病是以風爲百病之長集韻般字下曰亦數別之名無犯王法蓋謂無犯王者之法律以罹墨劓非宮等刑白虎通曰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先兄曰竭之卽內經以欲竭其精之義又金鑑以爲內所因中虛外所因中實不內外因非中外虛實徐氏以爲適中經絡三句應前

內因一段。四肢才覺重滯四句。應前外因一段。要能無犯王法二句。應前房室一段。益是然要就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句攷之。則三者房室下。恐脫服食二字。否則彼句內。縕有服食失節乎。如此看做。殆覺上下相應。於病理亦相叶。而要能無犯王法以下五句。都應前房室一段。

又按喜多虛直寬曰。服食。即衣服飲食之謂。靈師傳篇云。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可以徵焉。斯說得之。（小島尚質曰。陳天竺三藏眞諦譯迦毘羅仙人金七十論云。三苦。一依內。二依外。三依天。此亦論三因。與經旨略相似。）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胸上周。作胸中。）按魏曰。鼻爲肺之開竅。而主一身之元氣者也。五藏之氣。

皆上於鼻。而受于肺。而五藏之眞色。亦必隨氣之出入。而發見于鼻頭。此鼻頭所以可驗五藏之眞色也。此解與尤意異。然宜備一說。

痰飲篇曰。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蓋與本條相發。又色黃者。色白者。二證。沈魏朱屬之鼻頭。按千金方曰。論云。鼻頭微白者。亡血。設令微赤非時者。久病人色白者。皆亡血也。又曰。凡人候鼻頭色黃。法小便難也。蓋是三家所本。

師曰。病人語聲寂然。

按喑。當與瘖通。周禮典同職。微聲瘖。鄭玄注。瘖聲小不成也。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

按趙曰。此仲景因呼息以爲察病之法。與後條吸對言。以舉端耳。徐注本于此。又沈氏以爲此言喘息有痰氣肺脹肺痿之別。其說似是。然不及魏之穩切。但魏唾沫解恐非。沈曰。肺熱葉焦。氣弱不振。津液化而爲涎。上溢於口。故吐涎沫。似是。蓋古所謂沫者。即今之痰涎。不必是白沫。（空參肺痿。及痰飲篇。又金鑑痰嗽肺痿之辨。欠妥。）

又按徐氏注上氣色條有曰。但望法貴在神氣動靜之間。此言甚妙。如欲候氣息者。最所宜加思矣。

師曰。吸而微數。（沈作息而微數。且曰。遠當作遲字。竝誤。）

按朱以上焦下焦二句。爲虛者不治之注腳。謬矣。又魏注中筋脈二字。宜刪。

師曰。寸口脈動者。

按此條。上文言脈不言色。下文言色不言脈。是互文見意。故結以非其時色脈句。

問曰。有未至而至。（爲至而不至也。上俞本類聚。竝有此字。）

徐此論天氣之至。有過不及。不言及醫。然而隨時制宜之意在其中。（輯義尤注中至未得甲子下。脫而天已溫。或已得甲子而天反未溫。及已得甲子十九字。）

問曰。寸脈沈大而滑。（脈經不設問答。卒厥下有不知人三字。口字无和上有溫字。）

按此條。脈經題云平卒尸厥脈證。（巢源載之尸厥候中。）而雜療方尸

厥下原注。曰脈證見上卷者。徐鎔以爲此條。則殆是扁鵲所療虢太子之病也。又素陽明脈解篇。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問曰。脈脫入臟卽死。

按先兄曰。此條。諸注失鑿。益是承上條。更申其理。脈。卽血脈。係血氣之省文。攷字書。脫。或然之辭。宜爲助語看。始妥。脫本外脫之義。脫而稱入。甚不相協。素方盛衰論。脈脫不具。診無常行。吳崑注云。脈或不顯也。可以相證矣。吳子勵士篇。脫其不勝。取笑於諸疾。後漢書李通傳。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宋趙德麟侯鯖録曰。脫者。可也爾也。謂不定之詞。

漢晉人多言脫。如何。亦或也。胡三省通鑑注云。脫者。或也。又曰。脫者未可必之辭也。此皆可例。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飪。類聚作飪。

周此總內經所著之病。而爲之分陰陽悉表裏。合上下內外以立言。庶幾經絡明。腑臟著。所因顯。不致散而難晉也。如三陽在外。病頭痛等六證。則各有所行之經。各顯本經之證。三而六之。非十八乎。而三陰之在裏者亦然。五臟各有十八。合計爲九十病。其爲病。則於靈樞論心脈爲癡癎。班班可考矣。若六腑則何如。腑居內而合於經者也。故邪之在腑者。合外於經。其受患爲淺。而欲散不難。不若五臟之深且甚焉。故曰

微也。其爲病。內經有分屬。仲景括爲一百八病。益因腑之六。以爲數也。凡此共二百三十四病。統內外而言之也。人之一身。上下表裏盡之矣。而所謂清濁大小邪者。一爲霧露。一爲地濁。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百病之長。傷人之陽。肅殺之氣。傷人之陰者。是也。從口入者爲內傷。亦足使人發熱腹痛。喘嘔脹滿。不去其陳而致新。不足以爲功。魏大約陽病皆軀殼以外之病。而陰病皆軀殼以裏之病耳。

按此條分爲兩段。前段是就經絡藏府。而舉疾證數目。程注錯算。周氏爲是。○後漢書郭玉傳。方診六微之技。亦不審其義。後段說五邪而分三節。先就其性立名。風善行而數變。反復示其所中。餘義結以極寒極熱。可謂盡矣。但注家於大邪小邪。迂曲費說。甚失經旨。不知三節互相照應。大邪言風。小邪言寒。其義瞭然。周氏所解殊卓。蓋風則泛散。故稱之大。寒則緊迫。故稱之小。且風之傷人爲最多。寒則稍遜。亦其所以得名歟。風性輕揚。故先中表。而令脈浮。寒性慄悍。故直中裏。而令脈急。又按素太陰陽明論曰。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溼者。下先受之。靈百病始生篇曰。風雨則傷上。清溼則傷下。辨脈法曰。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皆文異旨近。又陶氏本草序例曰。夫病之所由來雖多端。而皆關於邪。邪者。不正之目。謂非人身之常理。風

寒暑溼。饑飽勞逸。皆各是邪。非獨鬼氣疫癘者矣。本條邪字。得此言而始明矣。

先兄曰。盧文弨鍾山札記。詳辨榮字。宜參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

按說文。痼。久病也。汲古閣刊宋本作痞。譌。又金鑑所引趙注。二注本以爲周氏。

師曰。五藏病各有得者愈。

按尤氏引藏氣法時論。宣明五氣篇。五味篇爲徵。宜參又成氏注厥陰篇除中條曰。若胃氣絕。得甦則必發熱。若不發熱者。胃氣尚在也。恐是寒極變熱。因暴熱來而復去。使之能食。非除中也。金匱要略云。病人素不能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是成氏既以思字作食義看。

夫諸病在藏。

按此條猪苓湯。不過姑假之以備隅反。徐沈朱附出其方。

深誤。

餘述 此篇。仲景揭示辨證處治之總例。而其最緊要。在首章與第二章。今深繹其意。則寓有三義。益人之有身。以藏府爲之主宰。故論理疾病。必始自藏府。實爲軒岐相傳之學。故仲景舉之于首。以爲後人模範。其義一也。病之大體。不過二端。曰內傷。曰外感。是已。首章所主在內傷。次章所

生在外感。兩相對列。使人知病之不出二端。其義二也。治病之要。不過防微渴穿鬬鑄。先聖所戒。是以首章舉治未病。而次條亦曰未流傳府藏。即醫治之。曰勿令九竅閉塞。皆示見微得過之意。其義三也。此三義者。豈可不謂非醫家入學之門徑乎。其他諸條。辨色辨聲。辨氣息。辨色脈應否。辨脈之先後。診察之法盡矣。病有起于急遽者。吉凶不可不察。內因之病。皆有數目。外感之疾。各有法度。五藏之病。有所得。有所惡。亦辨證之綱領也。如夫天氣消長。人身亦應之。則其理不得不講也。施治之法。先示防微。又示淺深之有別。又論病之表裏新久。必有先後之序。而篇末一章。發攻導諸劑之祕焉。夫然後辨證處治之例。無出於此篇範圍之外。則此篇者。眞醫家之大經大法也。

○痙溼暍病脈證第二 俞本證下有治字是

論一首 脈證十二條 當作十六條 方十一首

太陽病。發熱無汗。太陽病。發熱汗出。

按反惡寒。錢注竟屬牽强。益反是而字譌。千金翼可以徵焉。千金翼作而反惡寒。竊想反字後人從本經所補入。不惡寒。諸注亦不確。巢源無不字。林億等校傷寒論。及總病論。並既引證之。為是要之此二證俱有惡寒。惟須以無汗與汗出。為表實表虛之分。

不係惡寒不惡寒也括樓桂枝湯條曰太陽病其證備亦可以徵

又按趙氏曰所謂柔痙者非不强也但剛痙强而有力柔痙强而無力爲異爾此金鑑所本又聖惠方曰陽痙卽易差陰痙卽難差又曰柴胡散治傷寒陰痙閉目仰面石膏散治傷寒陽痙通身熱仰目此解惑論所本先兄曰曲禮太陽病發熱脈沈而細者徐錢以爲痙病正脈然則細是緊細之細非微細之細而痙剛日柔日卽陰陽之義按脈沈而細徐錢以爲痙病正脈然則細是緊細之細而痙之必難治程鑑等以爲痙見此脈者氣少之候故難治

夫風病下之則痙

按風病猶言風家不過與前條均言太陽病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

按瘡家謂金瘡家瘡古作創說詳于傷寒論述義中益身疼痛本麻黃湯所主如金瘡家軀殼血之縱得傷寒倘發其汗則筋脈益燥遂爲痙病也此與破傷風之邪入自瘡口者其機稍異

又按以上三條言痙病所由醫通每處一方非是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强急原注洽洽字趙本不複

張錫駒曰頸項强急則不能轉舒而動搖故獨頭面搖也

成氏曰卒口噤皆不常噤也有時而緩

按此條諸證。皆是係于邪著筋脈。風熱上扇之所致。諸注强爲解事。不必然。又軒邨寧熙曰。若發其汗以下十七字。蓋溼病中之文。今錯在此也。此說似是。

暴腹脹大者。爲欲解。

徐 痙家之脈。總不離于沈緊。今之伏弦。亦沈緊類耳。按如故二字難解。王肯堂曰。此痙字。恐當作灸字。非是。

夫痙脈。按之緊如弦。

按轉筋篇。轉筋之爲病。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弦。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强几几然。

徐 太陽病其證備者。身熱頭痛汗出也。

程 太陽病其證備。言

頭痛項强。發熱惡風寒具見也。

按太陽證備。尤引趙氏。其說近迂。徐程爲穩。脈反沈遲者。與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證。殆同其轍。

又按括樓桂枝湯。爲柔痙初治之方。先教諭別有痙病論曰。剛痙表證。與葛根湯。入胃者。承氣湯。柔痙表證。與括樓桂枝湯。倘裏氣亦虛者。桂枝加附子湯。芍藥甘草附子湯。眞武湯。活人附术散。聖濟附子散之屬。理所宜然。凡血產後。陽盛陰虛。或有不中與附子者。乃參歸湯。人參建中湯。及景岳滋補數方。當採擇而用焉。又沈氏曰。有竹葉湯加附子。以治產後頸項强。乃陽虛溼盛之痙。此言不覈。然其

方可借爲柔痙裏虛之治。

括樓桂枝湯方 按三升下似脫去滓二字。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

按無汗則津液內多。小便當利。而反少者。以其人津燥之故。尤注謬矣。

痙爲病。胸滿口噤。卧不著席。

按千金方曰。諸反張。大人脊下容側手。小兒容三指者。不可復治也。此龐氏所據。沈氏曰。大承氣湯。或見內實。原有疏解。非爲攻下而設。尤氏曰。此痙病之屬陽明瘀熱者。然無燥實見證。自宜滌熱而勿蕩實。乃不用調胃。而用大承

氣者。豈病深熱極。非此不能治歟。然曰可與。則猶有斟酌之意。用者愼之。朱氏曰。急與大承氣。以下其熱實。則枳朴消黃。未始非滌熱生津除熱之神品也。竝與金鑑相發。

又按汪機醫學原理曰。痙病。方書皆謂感受風溼而致。多用風藥。予細詳之。恐仍未備。當作氣血內虛。外邪干之所致。蓋人百骸九竅。必本氣血榮養。始能運動。觀內經云。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目得血而能視等文。可見。筋脈無血榮養。則强直不能運動。痙病之證是也。但因有數者不同。是以有氣虛不能引導津血。以養筋脈而致者。有因痰火塞窒經隧。有津血不足。無以榮養筋脈而致者。

以致津血不榮者。有因眞元本虛。六淫之邪乘襲。致血不榮養者。雖有數因不同。其於津血有虧。無以滋榮經脈。則一。詳先哲謂汗下過多。及病後產後。與大耗精耗血之病。皆能作痙。其意可見。學者不可力執局方。專用風藥而療。在乎分因用藥可也。以上汪說。益辨痙之非溼。此爲藍本。其見甚卓。惜强分頭緒。稍屬多事。如張介賓專以內因論。似不熟繹經文者。則又遜于汪氏一等矣。

又按柯氏曰。夫痙之始也本非正病。必夾雜于他病之中。此說殆佳。益其人本有某故。而營血內乏。或外感誤治。而亾其津液。俱使邪火就燥。以著筋脈。遂爲勁急也。太陽病發汗太多。風病誤汗下。瘡家過汗。皆是痙之所因。而併產後發痙觀之。則其非徑得之者。可以見矣。其證必備表候。而冠以太陽病。則外邪所觸而致者。亦可以知矣。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玉函脈經細作緩。活人書注曰。脈細者。非也。此名以下。徐沈朱作此名中溼。亦曰溼痺。其候云云。非是。

按溼病有挾風寒者。今此證則純于溼者。故舉爲溼病之首。先後篇所謂溼流關節。是也。成氏既引此句以爲解。此條。尤氏注甚覈。益溼邪不藉風寒。則變易濡滯。勢必趣裏。是以治法不事驅表。但利其小便。則外溼亦隨消除也。煩字。錢注爲當或以爲心煩者誤矣。大便反快句。諸注未安。愚意快者。

快調和平之謂。言小便不利者。津液偏滲大腸。法當濡瀉。而今溼邪壅閉。水氣內鬱。不敢漏泄。故使大便反如平也。注家多以濡瀉解快字。然瀉利數行。豈得云之快。且小便不利者。勢必瀉利。則不宜下反字。故知前注之非。顧如此證。綢繆失治。必變遍身浮腫。

又按成氏曰。痹痛也。因其關節煩疼。而名曰溼痹。非腳氣之痹也。此說本于許氏說文。又魏氏曰。溼氣不孤行。必附於別氣。非風則寒。今感入而關節疼痛。知附于寒者多。而爲病于太陽者同也。非是。又黃仲理於此證擬方曰。甘草附子湯。麻黃連翹赤小豆湯。竝不確。

溼家之爲病。一身盡疼。

尤溼外盛者。其陽必內鬱。溼外盛爲身疼。陽內鬱則發熱。與溼合。交蒸互鬱。則身色如熏黃。熏者如煙之熏。色黃而晦。溼氣沈滯故也。若熱黃則黃而明。所謂身黃如橘子色也。按此證亦純于溼者。郭氏補亾論曰。亾五苓散。然其病屬外。殆是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所亾也。亾下以傷寒論述義溼熱條相參。巢源風黃候曰。凡人先患風溼。復遇冷氣相搏。則舉身疼痛。發熱而體黃也。又有風黃疸候。竝是別證。

溼家。其人但頭汗出。胸上作胸中。趙。

尤寒溼居表。陽氣不得外通。而但上越。爲頭汗出。朱。背强惡寒者。以背皆陽經所主。爲溼所痹也。魏。欲得被覆向火。惡寒

篇婦人雜病篇太陽下篇五苓散條曰其人渴而口燥煩亦同語例

溼家下之額上汗出

徐雖仲景有下之早則噦句似乎太早不可而後則可下也不知此爲頭汗而表未解者慮其有內入之事表邪內入則可下矣非言治溼可下也

風溼相搏一身盡疼痛

按朱氏曰以見此證宜桂枝加朮湯而非麻黃湯之任值天陰雨句要示人因時變通意此說不必蓋此條示風溼取汗之例不宜擬定一方

之甚矣

按此溼鬱之甚者醫者誤下以爲壞證噦與小便不利亦爲下冷之驗胸滿亦爲上熱之徵舌上如胎注家多於如字費解然胎本苔字以氣液蒸釀積于舌上恰如苔蘚之布鋪地面故云如苔或省云舌上苔後人改从肉旁而注家不知其本義遂至牽湊爲說特成氏曰使舌上生白胎滑也其意可見焉或曰說文浩水衣也舌胎之爲炲煤之炲看卻覺襯著說文炭灰炭煤也段氏曰通俗文云積煙曰炭煤玉篇云炭煤煙塵也益舌胎自薄而厚自白而黃而黑有積煙之象故以名之一說謂舌胎多因熱而生故从火爲正者鑿矣甲乙經石門一名丹田在臍下二寸任脈氣所發益此所云泛稱下焦與關元同例關元見厥陰篇水氣

此事難知曰。服解藥而去沈困。只頭痛目悶。是知溼去而風不去。則欲解也。若風去而溼不去。則不解。何以然。風則高。溼則下而入裏也。○按此說不了。

溼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

成氏曰。病有淺深。證有中外。此則溼邪淺者也。何以言之。溼家不云關節煩疼。而云身上疼痛。是溼氣不流關節。而外客肌表也。不云發熱身似熏黃。復云發熱面黃而喘。是溼不干於脾。而薄於上焦也。陰受溼氣。則溼邪爲深。今頭痛鼻塞而煩。是溼客於陽。而不客於陰也。溼家之脈當沈細。爲溼氣內流。脈大者陽也。則溼不內流。而外在表也。又以自能飲食。胸腹別無滿痞。爲腹中和無病。知其溼氣微淺。內藥鼻中。以宣泄頭中寒溼。

按本事方。載有本證治驗二則。並用瓜蒂散。宜參。

溼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

按此條。乃證以方略者也。今就其方攷之。是風溼之屬表實者。發熱惡寒無汗。其脈浮緊。可推而知矣。故以麻黃湯。發散鬱邪。加朮以驅表溼。此方之朮。宜用蒼朮。非逐裏溼也。蓋仲景分風溼太陽病。以爲三等。亦猶風寒之例。又黎居士簡易方。以此證爲寒溼。恐不然。

麻黃加朮湯方　類聚甘草一兩。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

按發熱日晡所劇者。以溼爲陰邪。故得陰時而加甚也。蓋此證。溼邪滯著稍深。而其表則實。故於麻黃湯中。增損以治之。亦猶傷寒有葛根湯之例。

風溼。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

按此風溼之表虛者。亦猶桂枝湯之例。故嫌麻黃之峻。其不用陽旦者。豈以爲藥之濫乎。防己黃耆湯。注家以爲實衛滲溼之劑。此殊不然。防己皮水有防己茯苓湯。而陶隱居曰。是療風水家要藥爾。然則亦是係逐表溼之品。黃耆。但黃耆建中湯治裏虛。其他如黃耆桂枝五物湯。烏頭湯。耆芍桂酒湯。桂枝加黃耆湯。皆用治溼著。蓋托陽排結於濡滯之邪。通然相對矣。求之驅外溼。既如前述。況方後曰。服後當如蟲行皮中。曰令微汗差。則知此方爲風溼家解肌之治。而非滲利之劑也明矣。

防己黃耆湯方　後如冰。趙原刻猶作冰。

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

周傷寒至八九日。亦云久矣。既不傳經。復不入腑者。因風溼持之也。

按風溼相搏句。當與八九日字易位看。金鑑本于沈氏。以爲風溼之病。得之傷寒八九日。非是。

白朮附子湯方

朱如冒狀者。正氣鼓動。水氣亦隨而動。正邪相搏。未得遽勝之象。所謂與朮附竝走也。

按此方亦係于發表。既詳之傷寒論述義中。茲不復贅。

風溼相搏。骨節疼煩。

鑑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皆風邪壅盛也。小便不利。溼內畜也。尤此亦溼勝陽微之證。其治亦不出助陽散溼之法。云下得微汗則解者。非正發汗也。陽復而陰自解耳。

按傷寒表證。大端有二。曰太陽病。曰少陰病。俱中。顧溼家亦不過如此。蓋其太陽證治。麻黃加朮湯等條。是已。如前條及此條。俱係表虛寒證。雖溼邪持久。猶是少陰直中之類。而桂枝附子湯。朮附湯。甘草附子湯。亦猶麻黃附子細辛甘草二湯。及附子湯之例矣。尤氏於治溼諸方有總議。殊欠覈當。仍不錄。

甘草附子湯方

聖濟。附子湯。治中風四肢攣急。身體沈重。骨節煩疼。

即本方。薑棗同煎。

百一選方。史氏白朮散。治腰痛。

於本方去甘草。加芍藥。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按數下之數字。非誤即衍。

趙註雖已解過治之失。於當救之道則未明。（按註言成氏予嘗思之。）此證屬陰陽俱虛。脈弦細者陽虛也。乾遲者陰虛也。所以溫鍼復損其陰。汗之復損其陽。此證惟宜甘藥補正。以解其熱爾。即靈樞所謂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補陰則陽脫。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剛劑。

按柯氏曰。弦細乾遲。不得連讀。言中暑夾寒之脈。或微弱。或弦細。或乾遲。皆是虛脈。蓋細與乾不併見。柯說爲是。然此證雖陰陽俱虛。而暑邪纏綿。津液乏燥。且熱證亦見。遲脈。則謂之夾寒。恐不爲當。

活人書曰。問中暑何故洒然毛聳惡寒。答曰。經云。四時八風之中人也。因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腠理開。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近人多不明中暑。或作熱病法治之。復用溫熱藥。必致發黃斑出。要爲畜血。尤宜戒之。

按先兄曰。鄭玄易通卦驗注。太陽脈起足少指端。至前兩板齒。雲岐子傷寒保命集曰。口開前板齒乾燥者。牙乃骨之精。今燥者骨熱也。此說近鑿。又沈氏曰。當以辛涼解表。甘寒清裏。即後人所用香茹散之類。亦非是。蓋此證清涼解暑之聖藥。或加一味于潤補方中。（如大順散之類。）俱非所適。但香薷實如黃連石膏之類。滲利如五苓溫中。（如黃芪湯生脈散之類。）未必不

爲佳。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

按此條與前條。卽中暍虛實之別。而暍證之理。無出于此二端。徐氏注上條曰。此卽潔古所謂。靜而得之。爲中暑。爲陰證也。注此條曰。動而得之。爲中熱。爲陽證也。誤矣。（潔古所謂中暑。卽夏月傷涼之病。張介賓名爲陰暑。雖俱名曰暑。其實非暑邪也。又熱論所謂病暑者。亦是傷寒。以時而異其名耳。不可援以注本經也）

又按山海經。北嚻之山。鳥名鷩鷮。食之已暍。莊子雜篇則陽曰。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又方氏曰。暍。暑也。史記禹扇暍。淮南子。武王蔭暍人于檇下。左擁而右扇之。是也。

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脈微弱。

按趙氏。周氏。有中暍統論。欠覈。不錄。

雲岐子傷寒保命集曰。太陽中暍者。身熱而煩。汗欲出。反飲冷水。灌之汗不能出。水行皮中。而脈微弱。表有水也。當發其汗。宜升麻湯。升麻。葛根。芍藥。甘草。各一兩。右剉細。每服一兩水三盞煎服。

餘述　仲景之以瘽溼暍。合爲一篇。厥有旨哉。夫天之氣。風寒暑溼燥也。其令之有愆。與人之有虛。皆相感爲病。而風寒二氣。傷人最夥。故著傷寒論。以盡其理。而他氣之傷人。

自表而入者。舉之于雜病論。此篇卽是也。然則宜云燥溼
暍。而除燥不言者。何也。蓋燥之一氣。爲秋之令。而未見其
傷人如風寒暑溼者。是論之所以不及此也。內經言秋傷於溼。而不言
秋傷於燥。又言燥勝則乾者。亦非秋燥之謂。而所謂燥溼
寒暑者。是地之燥溼。而非天氣之燥溼。後世有燥疫及秋
燥病等說。要是門外揣摩。不足信也。但痙則以內燥。而招外邪。然其情機。則
稍異于風寒。故與溼暍爲篇。益足以知秋燥之不爲病矣。
且夫痙也溼也暍也。其脈因證治。纖悉具備如此。則知始
是仲景之舊面。而非後人所節略矣。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徐鑑作脈證并治宜從

論一首 證三條 按當二條 方十二首

論曰。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 默默然周作默默然
趙言其百脈者。舉夫數之衆多也。猶言百骸爾。程經脈十二。
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緣大病後。眞陽已虛。餘熱未盡。周身百
脈俱病。是爲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
按巢源千金竝曰。百合病者。謂無經絡。句百脈一宗。悉致
病也。蓋無經絡者。謂無經脈絡脈之別。宗。猶同姓爲宗之
宗。一宗。猶言一齊。注家或以爲朝宗之宗。或以爲宗尊之
宗者。俱失其義。
又按此病。趙氏以爲熱畜不散。積則毒生。而傷其血所致。
與內經解佽證無少異。又與勞瘵同形狀。其說甚長。攷郭

氏傷寒補亡論曰。此證。又與素問所謂解㑊者相類。王氏醫壘元戎。舉王冰平人氣象論解㑊注曰。惟百合一證。與此比比相若。竝是趙氏所本。要之趙說太謬。又吳醫彙講。有陶宗暄百合病贅言。謂爲心神渙散證。亦非是。

百合病發汗後者。

郭氏辨千金有更發字曰。其意謂百合本病汗下吐之後而更發。非傷寒汗下吐之後。變成百合病也。反似百合病中。治勞復之傷。而不見正行汗下吐百合病之藥於義未甚安。恐因數百年間。傳録校正。悞有增加。非孫氏之本文。故活人書。只用金匱本文。不用千金增加更發等字。而龐氏直改其語云。治汗後百合病。治下後百合病。治吐後百合病。尤使人不疑也。

百合知母湯方 按此方與後三方服法中用煎字。蓋係後人所改。外臺作煮字。宜從。

按先兄曰。宋吳曾能改齋漫録曰。王原叔內翰云。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嘔血用胭脂紅花。似取其色。淋瀝滯結。則以燈心木通。似取其類。意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此說與魏意稍近。又朱氏格致餘論曰。本草藥之命名。以能而名者。百合當歸升麻防風滑石之類是也。此說偏矣。

吳醫彙講。王繩林曰。古方惟百合湯。用百合七隻。配水三

升。頃友人言。吾蘇陽山澄照寺前。一片地上。天然自產百合。僅如錢大。煮之清香絶勝。療病極效。可知百合入藥者。以小爲貴耳。

按本草嘉祐新補泉水條云。久服卻溫調中。下熟氣。利小便。可見其有瀉陽之功矣。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

先兄曰。如初言患狀遷延。不與初時異也。鑑說恐非。

括樓牡蠣散方 牡蠣熬。周本熬作煅。

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輯義脫其面目之目字。補脈經狀作其氣爲狐下有狐惑之病竝五字。

按下疳多止前陰。牙疳不必及咽喉。金鑑未爲當。

蝕於下部則咽乾。脈經作蝕於下部。苦參湯淹洗之。

蝕於肛者。薰。諸本作熏。宋黃下周有散字。從。

按猪苓散。圖經引張仲景。本草原文。茯苓下有末字。水字上有與字。輯義竝係刊脫。宋補。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

先兄曰。總病論。以此爲狐惑證。弟子稻葉元熙曰。脈經千金亦編入于狐惑中。

按朱氏曰。按此證若未成膿。必不能食。亦必另用清熱托毒方法。凡治瘡瘍之理皆然。無熱無字疑悞。當是發熱也。

此說似是。然據瘡癰篇。無字不改而義通。

赤小豆當歸散方 周本當歸十兩。

按漿水詳開于傷寒論述義差後勞復中茲不復贅

陽毒之爲病脈經作陽毒爲病身重腰背痛煩悶不安狂言或走見鬼或吐血下痢其脈浮大數面赤斑斑如錦文喉咽痛唾膿血五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也有傷寒二日便成陽毒或服藥吐下後變成陽毒升麻湯主之

陰毒之爲病脈經作陰毒爲病身重背强腹中絞痛咽喉不利四肢厥冷其脈沈細緊數身如被打五六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也或傷寒初病一二日便結成陰毒或服藥六七日以上至十日變成陰毒甘草湯主之

升麻鼈甲湯方今本肘後千金療陰毒有蜀椒與原注合周本當歸二兩再服取汗取宇輯義偶脫宜補

郭氏曰升麻甘草二湯觀其用藥性甚緩然諸家必先用之者以古人治陰陽二毒者惟此二湯故須用之以去其毒勢而後輔之以他藥也

餘述百合狐惑陰陽毒三病攷之巢源千金多係傷寒後所變此其所以合爲一篇歟但百合狐惑注家或謂在後世爲某病然其說竟屬牽湊實不能知其爲何證如陽毒陰毒就唐宋諸書攷之則殆是三陽合病與少陰直中之類然仲景不舉之傷寒論中則知是別一種證而亦未明其爲今之某病也然則三病也者古特有而今絶無者耳

瘡疹創於東漢腳氣盛於晉唐風會變遷理之所然庸詎疑于古今之有異乎

○瘡病脈證幷治第四

證二條按此上當脫脈字

方六首

師曰。瘧脈自弦。外臺。師曰上有辨瘧脈三字。可溫之作溫藥已。脈經。弦緊者。作若脈緊數者。宋本外臺。亦作數緊。巢源。作脈數而緊者。外臺。可吐之作吐之。弦數上有脈字。消息上止之作消息之。

按此條。就脈候以示瘧病證治之綱領。蓋瘧是半表半裏之病。其有表裏證。亦少陽病邪之所派及。不比傷寒太陽陽明之情機。故其汗吐下。亦與傷寒之治例不同。所言弦數者多熱。即白虎加桂枝湯。柴胡去半夏加括樓湯證也。弦小緊者下之。差鼈甲煎丸是也。弦遲者可溫之。柴胡桂枝乾薑湯是也。弦緊者可發汗。牡蠣湯是也。浮大者可吐之。蜀漆散是也。療瘧之法。實不能出于此數件矣。程氏謂不可考者。恐不然也。又刺瘧篇曰。瘧脈小實。急灸脛少陰。

又按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外臺無止字。似義稍長。巢源載本條。無此二句。有凡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之過之則失時十七字。本是刺瘧篇文。

又按外臺引此條後有一條云。又辨瘧歲歲發至三歲發。連日發不解者。以脊下有瘕也。療之不得攻其瘕。但虛其津液。先其時發汗。其服湯已。先小寒者。漸引衣自覆汗出。小便利則愈。瘧者病人形瘦。皮上必粟起。巢源。千金。亦有此條。千金。連日病瘧以月一日發。外臺。病上有問字。其期類聚。圓作丸。下並同。

鼈甲煎圓方　外臺。烏扇下有炙字。牡丹下。無去心字。半夏一上有或字。巢源文少異。末截。作夫瘧其人形瘦皮必慄。

皇甫士安解散消石大凡說云消石三月採於赤山聖濟鱉肉煎丸主證同不用鱉甲以生鱉肉半斤治如食法去紫戚蜂窠赤消加海藻紫菀大戟各一分餘藥亦皆一分桑螵蛸一兩修製與本方同

師曰陰氣孤絕外臺引師曰脈微者其候必七字肌作脫類聚亦作脫溫瘧者其脈如平脈經作瘧但熱骨節疼煩時嘔朝發暮解名曰溫瘧白虎加桂枝湯主之巢源曰夫病瘧六七日但見熱者溫瘧矣又千金外臺文互有異今不悉載

按內經以先熱後寒爲溫瘧仲景則以無寒但熱爲溫瘧稍與上條癉瘧相近益是別發一義者不宜援內經溫瘧爲說矣內經稱冬傷於寒春必溫病而仲景則曰太陽病

分下有洗字蜣蜋熬作炙桃仁作三分去皮尖熬灰字益作土字一斛五斗作一斛五升按古方所言分者係裁分之分非六銖爲一分之分此方鱉甲千金注作三兩而鍛竈下灰與清酒俱有定量則他藥以分稱者蓋後人所妄改其三分者作十八銖六分宜作一兩十二銖五分宜作一兩六銖二分宜作六銖二分宜作十二銖四分宜作一兩始合古義又輯義石韋紫威从艸是書手誤筆

按弟子山內慮曰此方逐血之品特多者以癥至久則血道澀滯與邪搏結楊仁齋有癥有水有血當以常山草藥檳榔青皮烏梅甘草作劑加五靈脂桃仁爲佐之說其意可見矣此說爲是此方蓋崔氏所謂鬾蜮攻之者見外臺癥瘕中注家以爲急治恐誤又本草鼠婦條圖經云張仲景主久瘧大鼈甲丸中使之以其主寒熱也又芒消條陶隱居引

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知是溫瘧之溫。與溫病之溫。實同其義。（詳論于傷寒論述義中。）瘧邪本在少陽。故時嘔。此證則熱邪熏胃者爲甚。故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視之則猶有表邪在。故加桂枝于白虎湯中。以兼治表裏。（此證。白虎湯之邪亦解。猶下三陽合病用白虎之例。）清涼而少此病。末由知其理。存而闕疑已。

瘧多寒者。名曰牡瘧。（宋本外臺。作牡瘧。下蜀漆散同。蓋其作牝者。程衍道所改。存攷。）蜀漆散方（外臺引。作下蜀漆。）洗去腥。雲母。龍骨。右三味等分。擣篩爲散。先未發前一炊。以清酢漿水和半錢服。臨發時。（一本外臺。作二錢。溫瘧者。加蜀漆半分。雲母。炭火燒之。三日三夜用。按外臺似是千金。一炊下。有頃字。）

按雲母龍骨性用。注家所說。似未明晰。攷之本草。亦未見有治瘧之能。竊以爲此二味及牡蠣。俱有解水結之功。故與蜀漆相配。能豁瘧痰也。肘後方曰。老瘧久不斷者。未龍骨方寸匕。先發一時。以酒一升半煮三沸。及熱盡服。溫覆取汗。便即效。千金翼曰。療痰飲頭痛。往來寒熱方。常山一兩。雲母粉二兩。右二味爲散。熟湯服方寸匕。吐之。（止。若吐不盡更服。並與此方。其意相似。又刺瘧篇次注曰。先其發時。眞邪異居。波隴不起。故可治。過時則眞邪相合。攻之則反傷眞氣。故曰失時。）恭益得此說。而此方服法。義益明矣。（輯義所引。得効方文。本出三因方。丹溪纂要文。本出保命集。）

附外臺祕要方

牡蠣湯 外臺。甘草炙。右四味切。以水先洗蜀漆三遍去腥。以水八升。煮蜀漆及麻黃去沫。取六升。內二物。更煎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卽吐勿更服。則愈。

按此方。吐而兼汗者。張戴人法。間有此類。然愚嘗用治瘧夜間發。及熱甚無汗者。服後不吐而汗。稍稍邪解就愈。尤氏以謂外攻之力較猛者信矣。

柴胡去半夏加括蔞湯 外臺。甘草下有炙字。生薑三兩。大棗十枚。瓜蔞實一枚。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按此方。宋人取而附此。蓋有所據也。今依治瘧。如神之言。殆不虛誣。太陽下篇所用。係于太少併病。而兼飲結者。如二服。作三日三千金。名柴胡括樓湯。用柴胡三兩。大棗二十枚。謠。

柴胡桂枝乾薑湯 原注。如熱是如神謠。

按此方。宋人取而附此。蓋有所據也。今依治瘧。如神之言。殆不虛誣。太陽下篇所用。係于太少併病。而兼飲結者。如

此條。徐注爲戴本丁趙氏。然瘧有痰癖積聚。許仁則既有其說。則此所用。亦爲兼治飲結者。蓋其趣似異而實同者也。

○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第五

論一首 脈證三條 三疑七謠 方十二首

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

按凡形骸一節之氣。閉而不仁者。皆謂之痹。今止云臂者。

蓋舉一隅爾。

寸口脈浮而緊。

按痹論曰。皮膚不營。故爲不仁。次注曰。不仁者。皮頑不知有無也。診要經終論次注曰。不仁謂不知善惡。又成氏注

平脈法曰仁者柔也不仁者言不柔和也爲寒熱痛痒俱不覺知者也又曰不仁者强直而無覺也成說不確當與血痺篇及素問識診要經終論血氣形志篇互參

又按徐氏曰至入府府邪必歸于胃胃爲六府之總司也于是風入胃中胃熱必盛蒸其津液結爲痰涎氣壅隧道胃之支脈絡心者纔有壅塞即堵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然哉此說或有理益入府藏其證似輕重相錯然細繹其理不識人者一時昏塞暫時醒省即卒中閉證之謂舌以上醫門法律文試觀俗做陳搏按住頸間兩人迎脈氣即壅逆不識人人迎者胃脈也則不識人之由胃氣壅不信難言口吐涎者其病深固必心神不收百治難效者也

侯氏黑散 俞本類聚曰能作自能

寸口脈遲而緩

按營緩衛緩二句是雙關文法上句是客詞下句是主詞對舉以爲榮虛衛虛之辨緩字承上文猶言虛太陽下篇緊字指邪而言是同語例榮緩言尺中緩者榮必虛衛緩言寸口緩者衛必虛衛虛故中風也榮緩一句本不干中風而注家牽合爲說未免蹉錯

風引湯除熱癮疹癎牡蠣各三兩原本諸本作二兩當改

張氏千金方衍義曰風引者風淫末疾而四肢引動也

按本草衍義作治風熱痰癖及驚癇痰癖幼幼新書作除熱去癲癇輯義癇字偶譌作癱醫壘元戎作除熱癲癇

又按尤氏以此方爲猛劑然其藥不過大黃石膏等而僅用三指撮則固無須顧慮矣三指撮卽方寸匕餘素問識病能論下引陶氏序例以證之

千金治少小壯熱渴引飲下痢龍骨湯方

小服之按二合疑宜覆審趙本作二分類聚作二分

防已地黃湯甘草一兩治下篩以酒水各五合煮散二合二沸去滓量兒大

按據千金風眩門此係徐嗣伯方

寸口脈沈而弱沈卽主骨弱卽主筋

按此條不言痛者蓋省文也如水傷心注家就心主汗爲解然汗出入水中恐不遽傷及心且歷節是筋骨間病固不干心藏仍疑心字有譌或曰心主血脈傷心猶言傷血脈亦屬臆說

又按歷節黃汗之辨尤氏爲確徐氏曰黃汗重在腫歷節重在痛亦是徐雯有詳說欠覈今要審之曰黃汗出曰肢節疼痛曰發熱皆是二病所俱有然歷節之黃汗特在痛處曰歷節黃汗出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是歷節之腫多止

下部曰腳腫如脫曰黃汗之腫及于徧體曰四肢頭面腫曰身腫是歷節之痛轉歷諸節其名可徵黃汗之痛必不轉歷曰骨節疼痛曰身疼重是且其胸中窒如痛久不愈必致癰腫等證實黃汗之所獨而歷節則無此證也但近時未見黃汗病亦未見歷節有黃汗出者姑就文義而論之已

諸肢節疼痛身體魁羸脈經作魁瘣類聚同輯義魁謬瘣趙原刻作魁

按魁羸恐以魁瘣爲是爾雅枹遒木魁瘣注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磈磊釋文瘣郭盧罪反邢昺曰魁瘣讀若磈磊據此魁瘣益爾雅之魁瘣謂疼痛之處盤結磈磊也正與病證相協磊亦作礨見玉篇其義可見耳竊疑爾雅魁瘣或魁瘣謬

然前人未言及附記俟識者又玉篇膇腫皃是魁瘣之从肉者益足以徵前說益次條亦有身體羸瘦而魁瘣字所不習見故後人改作尪羸而其本義晦矣

又按肢節疼痛身體魁瘣腳腫如脫三證疊言者亦猶麻黃湯身疼腰痛骨節疼痛之例且此云腳腫如脫次條云獨足腫大者言寒溼下注下部特浮其久不愈者往往變爲鶴膝風亦溼滯所致耳又短氣與甘草附子湯證短氣同機

本草玉石部陳藏器餘云白師子主白虎病向東人呼爲歷骨風政和本作江東人呼爲歷節風

桂枝芍藥知母湯方

按趙氏曰。分兩多而水少。恐分其服。而非一劑也。三因方云。每服四錢。此說有理。益此方九味。都三十一兩。當今秤十二錢五分八釐八毫。水七升。當今量七合七勺。則當從防風湯改正爲順。

烏頭湯方 原本屈節。作屈伸。當改。

按此方比之桂芍知母湯。其力更烈。治歷節初起急劇證。功效不可言。黃耆亦以驅溼。說見于前。

礬石湯

按此方用之腳氣。如痿軟引日者。或見奏功。衝心之證。豈其所宜。活人書稱腳氣用湯淋洗者。醫之大禁。而景岳全書詳論禁不禁之別。當參。

附方

古今錄驗續命湯 輯義。外臺風痱門。載西州續命湯云云。今更改。外臺此西州二字。宜刪去。不識人。當作不知人。

按此方。即大青龍湯變方。而尤氏所謂攻補兼施者已。中風邪氣本輕。但以血氣衰弱殊甚。故招其侮。大抵表候爲內證所掩。往往使人難于辨認。益續命湯。發表補虛。對待爲方。實爲中風正治之劑。而推其立方之旨。則亦足以明中風所因之理。學者豈可不深味乎。如晉唐諸家所增損。

其方頗夥。茲不錄載。

千金三黃湯 千金此方中分字皆作銖兩益是古式且六升作五升三服作二服腹作脹枳實一枚作六銖悸上有心字附子上有八角字

近效方求附湯 類聚作求附子湯

按前有頭風摩散後人仍附此方。本不干中風也。

崔氏八味丸

按前有礬石湯等。故後人附以此方。益此方證。即病邪淹留。痼痺著少腹者。故從緩治。更有少腹不仁。屬衝心之漸者。

實非此方所對也。

千金方越婢加朮湯 生薑二兩當從下諸本作三兩

按此亦以治腳弱而附之也。

○血痺虛勞病脈證并治第六

論一首　脈證九條 當作十條　方九首 當作十首

按醫門法律曰。虛勞之證。金匱敘於血痺之下。可見勞則必勞其精血也。魏氏以爲血痺當編次于中風之後。後人悞敘與虛勞同篇。喻氏强牽入虛勞中。可謂刻舟求劍。二說未知何是。程氏稍與喻同意。

問曰。血痺病。從何得之。聖惠方盛重作充盛千金濇作澀在上受有澀字徐曰小字上該有微尺中三字此說難從

按歷節血痺。金鑑所辨不允。歷節有風血相搏。即疼痛如

掣文則可知亦傷及血血痺有鍼引陽氣文則可知陽氣亦閉矣又徐沈程周並肌膚盛爲句重字接下讀魏鑑重字連上句當攷稻葉元熙曰重因趙本作重困似是賈詡新書民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倉公傳爲重困於俞忿發爲疽此皆言累困也

血痺陰陽俱微

按傷寒論所謂脈之陰陽皆以部位而言然此條則自有寸口關上尺中文故金鑑以浮沈解之亦猶六難陰盛陽虛陽盛陰虛之意傷寒論多稱脈陰陽桂枝湯條不揭脈字而此無脈字故沈氏以陰陽營衛俱微釋之蓋此條陰陽義可兩通故輯義併二說而存之徐曰陰陽寸口人迎也尤曰陰陽俱微該人迎趺陽太谿爲言並誤又聖濟尺中上補或字三因方曰脈當陰陽俱微尺中少緊身體如風痺狀

黃耆桂枝五物湯方

朱如桂枝湯本爲太陽中風和營衛之要藥茲特去甘草之和緩而君以黃耆之峻補者統率桂芍薑棗由中達外俾無形之衛氣迅疾來復有形之營血漸次鼓盪則痺可開而風亦無容留之處矣

按此說稍是然黃耆取之托陽逐邪不取峻補矣

夫男子平人脈大爲勞

醫學綱目曰。脁脈浮而大。或大而弦。皆爲虛勞者。蓋陽盛陰虛之症也。暮多見之。

男子面色薄者。重趙作裏諸本同宜從鑑曰脈浮者裏虛也當是衍文誤矣。按沈曰。色乃神之旗。營衛之標。若面色薄者。是白而嬌嫩無神。乃氣虛不統營血於面也。此說與魏氏異趣。

男子脈虛沈弦。

周此爲勞傷元氣。所以至此。然則仲景卽不言治法。自當調以甘藥培中土。以益元陽。不待言矣。若舍黃耆建中。又何以爲法耶。

按無寒熱。又見短氣。吐血。瘀血。及妊娠中。俱言無外邪。金鑑恐鑿瞑眩通用。後條云目眩。然則目瞑。卽目眩也。男子字。又出消渴。及黃疸中。宜參。

醫學綱目曰。脁脈虛微細弦。爲虛勞者。蓋陰陽俱虛之症也。晨多見之。

勞之爲病。其脈浮大。

鑑手足煩。卽今之虛勞五心煩熱。陰虛不能藏陽也。陰寒精自出。卽今之虛勞遺精。陰虛不能固守也。酸削不能行。卽今之虛勞膝酸削瘦。骨痿不能起于床也。

按蘭室祕藏。舉此條曰。以黃耆建中湯治之。此亦溫之之意也。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

按據巢源。脈極虛芤遲以下。當爲一截看。

脈得諸芤動微緊。

先兄曰。芤與微反。動與緊反。蓋芤動與微緊。自是二脈。則上文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之意。故下一諸字也。

按魏氏以爲此上有假熱。而下有眞寒者。其說頗辨。然熟繹經文。似不必上熱者。

天雄散方

按此方白朮殊多。故徐氏以爲中焦陽虛之治。沈氏同然。天雄實爲補下之品。則其說恐未覈。要之配合之理。殆爲難晰已。又朱氏曰。然使眞陰虧損。亾血失精。二方皆非其任矣。須用八味腎氣丸法。斯言殆然。

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

周至盜汗。則陽衰因衛虛。而所虛之衛行於陰。當目瞑之時。無氣以庇之。故腠開而汗。若一覺則行陽之氣復散於表。而汗止矣。故曰盜汗也。夫至盜汗。而其虛可勝道哉。

人年五六十。其病脈大者。

魏男子平人失精亾血之虛勞。年少而體方柔脆。故易至夭折。年五六十感邪成痺之虛勞。年老而體已堅硬。故可以終其天年。是虛勞而成痺。終是經絡病。虛勞而成失精亾血。則

爲藏府病矣經絡病可以引年藏府病難于延歲也此仲景引虛勞之類以明虛勞也

按沈氏曰虛陽上浮則脈大營衛不充於軀殼相循背之經隧曰痺俠背行朱氏曰大爲虛陽外鼓之大而非眞氣內實之大也三陽皆虛痺而不用竝與尤魏異義

又按馬刀陶隱居曰李云生江漢中長六七寸禹錫等謹按蜀本圖經云生江湖中細長小蚌也長三四寸闊五六分俠纓太素作俠嬰楊上善注曰頸前曰嬰也外臺引嬰作纓攷段氏注說文纓冠系也顯頸飾也嬰繞也益知作纓者爲是而俠纓者俠冠系之謂卽頷骨下際至人迎兩

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

按玉篇芤苦侯切集韻苦候切病脈二字徐氏脈訣云按之卽無舉之來至傷實中央空者名曰芤徐氏不知何人隋志有徐氏脈經崇文書目有徐爾指訣此本于脈經未爲當空參先君子撰脈學輯要載起宗脈訣刊誤曰芤草名其葉類葱中空又本草綱目以爲葱一名倶未審何據成氏曰革者言其旣寒且虛則氣血改革不循常度又方氏尤氏竝有說倶未安

虛勞裏急悸衄

按此條卽虛勞之正證實屬劉喪太過虛火上亢者筋失所養故裏急血脈衰乏故悸悸卽動築驗之病者知其非心動血隨火上

故衄。寒盛于下。故腹中痛。下元不固。而心神不寧。故失精。血道澁滯。故四肢痠疼。（猶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證身疼痛之理）虛陽外泛。故手足煩熱。上焦液枯。故咽乾口燥。皆是莫不自陰虛所致。陰虛故不與陽相諧。是以用小建中湯。和調陰陽。益桂枝湯。營衛均和。而此方則倍芍藥。專滋其陰。以配于陽。爲虛勞正對之治矣。又徐氏沈氏及汪纘功所論。頗爲精鑿。文繁不錄。宜閱汪說出吳醫彙講。

小建中湯方

肘後。凡男女因積勞虛損。或大病後不復常。若四體沈滯。骨肉疼酸。吸吸少氣。行動喘悸。或小腹拘急。腰背强痛。心中虛悸。咽乾唇燥。面體少色。或飲食無味。陰陽廢弱。悲憂慘戚。多卧少起。久者積年。輕者纔百日。漸至瘦削。五藏氣竭則難可復振。治之湯方。（即本方）

虛勞腰痛。少腹拘急。

按此證陰虛頗重。而無上炎之勢。故純補下元。而無取于建中和諧之法矣。

又按寇宗奭朱震亨王履李時珍竝論此方之理。王李俱駁寇氏。然寇說似長。今具列于左。以備參攷。蓋挾苓澤瀉。或引接桂附。以達下焦。如消渴所用。是也。或藉力桂附。以通水淤。如轉胞所用。是也。今如此條。則引接通利。俱兼取

之矣。五苓散之桂。或以發表。或以散寒。藥與病對。其方則一。而其用有異者。是仲景方法之妙致也。

冠氏本草衍義曰。澤瀉。其功尤長於行水。張仲景八味丸用之者。亦不過引接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

朱氏本草衍義補遺曰。仲景八味丸。附子爲少陰之向導。其補自是地黃。後世因以附子爲補。誤矣。附子走而不守。取健悍走下之性。以行地黃之滯。可致遠。亦若烏頭天雄。皆氣壯形博。可爲下部藥之佐。

李氏本草綱目曰。仲景地黃丸用茯苓澤瀉者。乃取其瀉腸胱之邪氣。非引接也。古人用補藥。必兼瀉邪。邪去則補藥得力。一闢一闔。此乃玄妙。後世不知此理。專一于補。所以久服必至偏勝之害也。按此說本于王氏源洄集。王說文緐不錄。

薯蕷圓方

尤其用薯蕷最多者。以其不寒不熱。不燥不滑。兼擅補虛去風之長。故以爲君。謂必得正氣理而後風氣可去耳。

有所礙。復足以贊其不逮矣。此說能闡前古之祕。

等。能引滋液和血之品。而榮養陰分。故參之補瀉之藥。未之性較諸桃人蝱蛭。則不唯其力之緩。若單與之。難以潰堅破瘀。益其爲功。唯是行血通經。仍以配于桃人大黃。可增除滌之力。合于當歸地黃阿膠

按本草薯蕷味甘溫主傷中補虛羸除寒熱邪氣補中益氣力長肌肉白字豆黃卷別不著其功然大豆則味甘平逐水脹除胃中熱痺傷中淋露黑字麴味甘大暖療藏腑中風氣調中下氣新補白字斂味苦平散結氣白字幼幼新書養生必用治風勞氣冷百疾薯蕷丸并治風眩背拘倦胃滿短氣羸瘦飲食少小兒泄利多汗發熱方

酸棗湯方

即本方。內不用棗。濃煎棗湯空心嚼一丸日午再服有熱人即丸如桐子大空心日午米飲下二十丸止於三十丸

按此方釋意。醫通爲優。輯義所引。肝虛者三字剩。本草黑字。酸棗下云。煩心不得眠。補中益肝氣。又茯苓之功。本草經稱主驚邪恐悸。孫眞人曰。治心煩悶及心虛驚悸。安定精神。益以其質重。亦能鎮墜。此方所取正在于此。

聖惠治虛勞煩熱不得眠臥黃芩散

於本方去芎藭加黃芩羚羊角屑

五勞虛極羸瘦腹滿

按此條證即後世所謂勞瘵也。據程注五勞虛極一句是一章題目。羸瘦腹滿不能飲食是其證候。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飢傷勞傷是其所因。蓋有一于此諸因皆足以致經絡營衛氣傷而血脈凝積以致內有乾血遂爲五勞虛

極。要有肌膚甲錯。兩目黯黑二證。俱爲乾血之徵。蓋其脈數蒸熱。亦可概知也。

又按五勞。言五藏勞。蓋憂傷。勞傷。以勞心肝。食傷。飲傷。飢傷。以勞脾。房室傷。以勞腎。而諸勞之極。又必勞肺。且此條所言。不是五勞兼備者。蓋言有一所傷而勞。一藏以致經絡營衛氣傷。遂爲此病。輯義引巢源思勞下刊脫心勞二字。爾雅。揩。散。注謂木皮甲錯。輯義引山海經。文有譌脫。曰。臧羊。其脂可以已腊。注。治體皴腊。音昔。又十四難。損景百勞九。緩中補虛。程注甚當。張說非是。

其肝者。緩其中。滑氏曰。緩者和也。百勞九。原出醫壘元戎。曰。許州陳大夫傳。張仲程氏曰。婦人虛勞。大半內有乾血。男子亦間有之。審其可攻而攻之。則厥疾可愈。魏氏曰。此在婦人女子。寡婦女尼。因不月漸成虛勞者。尤所宜投也。

大黃䗪蟲丸方　大黃十分。宖作二兩十二。銖。黃芩一兩。諸本。作二兩。

桉本草經。蠐螬。味鹹微溫。主惡血血瘀痹氣。破折血在脅下堅滿痛。月閉。圖經云。張仲景治雜病方。大蠐螬丸。桉黃字脫。中用蠐螬。以其主脅下堅滿也。又蠐螬條。圖經云。張仲景治雜病方。主久瘕積結。有大黃蠐螬丸。又大鱉甲丸中。幷治婦人藥。並用蠐螬。以其有破堅積下血之功也。

醫學綱目曰。結在內者。手足脈必相失。宖此方。然必兼大補劑。瓊玉膏之類服之。

幼幼新書。嬰孺。治小兒身體面目悉黃。此是榮衛氣伏熱
於內。所爲。蟒蟒蟲九方。
於本方。去大黃。桃人。乾漆。加大棗。按此證。猶用
本方爲佳。

附方

千金翼。炙甘草湯。宜黍肺
按此方。仲景滋陰之正方。而千金翼文出於仲景。必有
其徵。故宋人取附于此也。醫學入門。稱一切滋補之劑。
皆自此方而變化之者。其言爲當。蓋此方炙甘爲君。生
薑。大棗爲臣。地黃。麻人。阿膠。麥門冬。佐。專以滋陰潤燥
爲務。然懼其粘膩涼澀。不利中土。故人參桂枝爲使。要
用清酒。併以扶護元陽。宣達諸藥之力。與腎氣丸之
桂附。救腎中之陽。其趣似異而實同。如後世滋陰諸方。
徒衰合羣隊涼潤之品。誠非知制方之旨者矣。徐氏曰。
後人只喜用膠麥等。而畏薑桂。豈知陰凝燥氣。非陽不
能化耶。此言得之。

又按地黃。此方。及大黃蠱蟲丸。腎氣丸等。比之他藥。分
兩殊多。蓋以體重之故。不必君藥之謂。宜參藥治通義。
小兒衛生總微論。國老丸。治瘦瘠虛羸。悒悒少氣。右以
甘草。炙焦黃。杵末。煉蜜和。丸棗豆大。每服五丸。溫水下。
日三服。一歲兒五丸。已上者七八丸。以意加減。無時。

肘後。獺肝散。

朱　獺爲陰邪之獸。而肝獨應月增減。是得太陰之正氣。其性獨溫。故宜于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者。以陰入陰。以邪逐邪。同氣相求之義也。

按本草圖經云。張仲景有治冷勞獺肝丸方。又主鬼疰一門相染者。取肝一具。火炙之。水服方寸匕。日再。崔氏治九十種蠱疰云云。獺肝丸二方俱妙。又聖惠方載冷勞證。文繁不錄。

又按本草猪條圖經云。肚主骨蒸熱勞。血脈不行。補羸助氣。四季宜食。張仲景有猪肚黃連丸。是也。猪肚黃連丸未詳其方。當攷。

餘述　魏氏曰。失精于下者。可成虛勞矣。脫氣則成虛勞于上者焉。秦越人之論虛損。其言陽虛而陰盛。損則自上而下。一損損于肺。二損損于心。三損損于胃。即仲景所謂脫氣之虛勞也。其言陰虛而陽盛。損則自下而上。一損損于腎。二損損于肝。三損損于脾。即仲景所言失精之虛勞也。

右節文　念庭之說是也。蓋五勞六極七傷。其目雖殊。要其指歸。不出于陽虛陰虛二端。且不啻不出于此二端。而陰虛陽亢者。實爲居多。今篇首既冠以男子二字。而細檢各條。大抵莫不屬陰虛矣。小建中湯。扶脾之劑也。而其證則亦

是上盛下虛。其用此湯。亦取于和陽就陰。顧脫氣一條。猶係于陰虛陽隨衰者。酸棗湯治火亢虛煩。心神不寧者。然則謂仲景所云虛勞者。皆屬陰虛可乎。如大黃䗪蟲丸證。即骨蒸之類。而肺痿一證。是勞嗽之謂。則今之虛損勞瘵者。實不外于仲景所舉之數件矣。（愚撰藥治通義。於補法下。以建中腎氣二證對待為辨。然今要攷之。其方則為補陽補陰之分。而其證則不必胃虛腎虛之別。舊見不免謬。）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脉證治第七

論三首　脉證四條　三字。四字。竝譌。空訂。　方十五首　五當作六。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為肺痿。脉經。千金。又。作數。肺癰之病。脉數實。

按喻氏曰。肺癰屬在有形之血。血結窒壅攻。肺痿屬在無形之氣。氣傷空徐理。徐氏沈氏周氏朱氏皆從此說。然肺痿之病。必損血液。則以氣血立辨者。謬矣。

又按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蓋係于該言稠痰白沫者。本經所謂痰者。非今之所謂痰。次條曰。多唾濁沫。皂莢丸條曰。時時唾濁。桔梗湯條曰。時出濁唾。五藏風寒篇曰。肺中風。吐濁涕之類。皆今之稠痰也。蓋肺萎液燥。而口中有唾涎。故下反字也。（巢源虛勞凝唾候曰。腎液為唾。上焦生熱。熱衝咽喉。故唾凝結也。此亦稠痰耳。又脉反滑數。反字難解。稻葉元熙曰。反于肺痿亾津液之脉。或是。

仁存孫氏方曰。詳觀肺癰肺痿二證。實難治。要之肺癰則

閒有可愈者。亦須肺未穿。故可救。但肺痿罕有安者。蓋其肺枯竭乾燥。何由而得潤。所以難愈。

問曰。病欬逆。何以知此爲肺癰。風則之則。原本無之。輯義偶衍。宜刪。

按此條。列呼吸不利。欬口乾等候。就風與熱。以爲分別。然大旨不過云風壅釀熱。以爲此病耳。

又按熱過於榮。熱之所過。兩過字。注未了。當讀如詩江有汜。不我過之過。史記淮陰侯傳。信常過樊將軍噲。魏其侯傳。灌夫有服。過丞相。扁鵲傳。舍客長桑君過之類。亦是。又呂覽異寶五員過於吳注過。猶至也。義殆相同。辨脈法曰。熱之所過。則爲癰膿。

又按脈經平肺痿肺癰中所載。出于本經之外者。凡六條。俱似非仲景原文。姑拈一條于左。曰。問曰。振寒發熱。寸口脈滑而數。其人飲食起居如故。此爲癰腫病。醫反不知。而以傷寒治之。應不愈也。何以知有膿。膿之所在。何以別知其處。師曰。假令膿在胸中者。爲肺癰。其人脈數。欬唾有膿血。設膿未成。其脈自緊數。緊去但數。膿爲已成也。

肺痿吐涎沫而不欬者。

按稻葉元熙曰。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是假設之辭。與吳茱萸湯條。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同例。

射干麻黃湯方

按本篇用麻黃者四方。宜爲二義看。注家皆謂其證內飲挾外邪。故用麻黃發其表。是一義。今驗肺脹證多是宿飲爲時令觸動者。而不必具表候。則其用麻黃。適取發泄肺中鬱飲。亦猶麻杏甘石湯之意。是一義。蓋勿拘一隅可也。

欬逆上氣。時時唾濁。

按會世榮活幼心書曰。肺爲五藏華蓋。卧開而坐合。所以卧則氣促。坐則但寬。蓋但坐不得眠。得斯說而其理明矣。

皂莢丸方　本草圖經云。張仲景治雜病方。欬逆上氣。唾濁。得(改和)如梧子。以棗膏和湯(但作坐不得眠皂角丸主之。皂莢杵末。一物以蜜丸。大服一丸。日三夜一服。

按本草皂莢條黑字云。除欬嗽囊結。又有孫尚藥治卒中風涎潮。救急稀涎散。蓋胚胎于此方。

千金。治欬嗽胸脅支滿。多唾上氣方。

白糖五分　皂莢末一方寸匕　右二味。先微暖糖令消。內皂莢末。合和相得。丸如小豆。先食服二丸。

欬而脈浮者。

按水飲上迫。脈必帶浮。不必拘表證有無。此二方證。均是上焦蓄飲。而以脈浮沈爲別者。蓋以勢之劇易。及水飲上迫與內結之異耳。注家特就邪爲分。殆非通論。

厚朴麻黃湯方

按此方證。係寒飲迫肺。而無風寒外候。故於小青龍湯中。

去桂枝。以厚朴降逆爲君。其佐用杏人。亦猶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之例。況配以石膏。其驅飲之力更峻。

澤漆湯方　千金。五合下。有日三夜一四字。无至夜盡字。本草。圖經引。五合下。有日三二字。盡上。有服字。

桉澤漆。本草白字。稱味苦微寒。主大腹水氣。四肢面目浮腫。黑字。稱利大小腸。蓋此方主證。水飲內結。故有須于利水之品也。

又桉陳藏器曰。千里水。及東流水。味平無毒。主病後虛弱。然則此方所用。在熟淡不助內飲已。又煮取五升。溫服五合。至夜盡。是一日十服。他方莫有此例。千金似是。然古之五升。卽今之五合。古之五合。卽今之五勺。以今推之。日服五合。未必爲多。豈東垣所謂在上者不厭頻而少之謂乎。

大逆上氣。咽喉不利。外臺無者字。宜從。

麥門冬湯方　稻葉元熙曰。煎法。據竹葉石膏湯。溫服上。恐脫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米十二字。

外臺。崔氏療骨蒸脣乾口燥。欲得飲水。止渴。竹葉飲方。

於本方。去人參。加竹葉。生薑。

又深師。療肺氣不足。逆滿上氣。咽喉中閉塞短氣。寒從背起。口中如含霜雪。語言失聲。甚者吐血。補肺湯方。

於本方。去人參半夏。加五味子。乾薑。款冬花。桂心。桑根白皮。

肺癰喘不得臥。

按葶藶下水疎肺壅故的治肺癰膿未成者也（金鑑所引趙氏注據二注本係于周氏補注）

醫心方引范汪方云亭歷熬令紫色治令自丸丸如彈丸

大棗廿枚以水二升煮棗令得一升半去棗內藥一丸復煎得一升盡服之（出支飲下本草圖經引亦作大棗二十枚）

按葶藶以彈丸爲率故不須舉兩數大棗諸書皆作二十枚本經疑是錯寫或曰葶藶搗之則粘膩足以自丸不必補末蜜二字

外臺必效療天行病後因食酒麪肺中熱癰遂成欬不止

於本方加桑白皮桔梗麻黃

又崔氏療大腹水病身體腫上氣小便澀赤云云

於本方加杏人各擣搗和合平旦空腹服八丸云云

幼幼新書簡要濟衆治小兒水氣腹腫兼下痢膿血小便赤澀方

葶藶子半兩以棗肉和擣爲丸（施圓端效方名散腫丸）

雞峰普濟方曰著作雷道矩病吐痰頃間已及升餘欬不甚兆告曰肺中有痰胃膈不利令服

仲景葶藶大棗湯一服訖已覺胸中快利略無痰唾矣

桔梗湯方（原注血癰當唉癰然要是後人所續加）

按排膿散用枳實芍藥桔梗排膿湯於本方加生薑大棗

是知桔梗有排膿之功但此間所有氣味輕淡不足以抵

當大病。彼土古時之品。則恐不如此也。

聖濟。治肺癰涕唾涎沫。吐膿如粥。麥門冬湯方。

於本方。加麥門冬青嵩心葉。

小青龍加石膏湯方

桉麻杏甘石湯。厚朴麻黃湯。越婢加半夏湯。小青龍加石膏湯。皆麻黃石膏同用。麻黃發陽。石膏逐水。二味相藉。而驅飲之力更峻。不必取之于發表清熱。蓋此四方。緊慢稍異。而其旨趣。則大約相均。要在臨證之際。隨其劇易。以爲審處耳。

附方

外臺。炙甘草湯。外臺。桂枝二兩。阿膠三兩。炙大麻子人半升。大棗四十枚。擘。餘同。方後云。右九味切。以美酒七升。水八升。相和。先煮八物。取四升。絞去滓。內膠上微火烊銷。溫服七合。日三夜一。

桉此方。施之泛泛惡心者。必增嘔逆。溫溫液液。蓋別有義。未攷。又此方證。與麥門冬湯證相近。俱係滋養上焦之劑。

千金。甘草湯。

桉傷寒類要。以單甘草湯。治炙甘草湯證。其理一致。

千金。生薑甘草湯。

桉此方亦治肺冷而萎。猶是甘草乾薑湯之變方。沈氏說欠當。又而渴。當作不渴爲妥。

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

按此方。桂枝去芍藥湯。桂枝甘草湯之意。取之扶胸中陽氣。不和調營衛。蓋亦屬肺冷之痿。

外臺桔梗白散。

按此條與桔梗湯。證一而方異。蓋所傳之本不同也。然肺癰其膿稍成。正氣隨衰。峻猛之劑。恐不能堪。王氏所據。豈得無錯乎。

千金薏苡湯。

按此方主證。蓋在虛實之間。

又按蘇敬新修本草白瓜條曰。別錄云。甘瓜子。主腹內結聚。破潰膿血。最爲好。腹腎脾內癰湯要藥。本草以爲冬瓜。但用帶不云子也。又今腸癰湯中之用。俗人或用冬瓜子。非也。又案諸本草單云瓜子。或云甘瓜子。今此本誤作白字。當改從甘也。（原本膿作濃藥作樂。今從證類本草改。）此說可以確瓜瓣之爲甜瓜矣。

醫心方。張仲景方。治卅年欬。大棗丸方。

大棗百枚（去核）　杏人百枚（熬）　豉百廾枚　凡三物。豉杏人。搗令相得。乃內棗。搗令熟和調。丸如棗核。一丸含之。稍咽汁。日二。漸增之良。（按此疑雜病論之遺方。仍附于此。）

○奔豚氣病脈證治第八

師曰。病有奔豚。有吐膿。師曰奔豚病以下。脈經爲別條。空從。

桉欲死二字。形容苦惱之狀而言。與少陰篇吳茱萸湯條同語例。

奔豚湯方

桉此方證。挾有熱邪。故不取桂枝之溫。而用黃芩生葛之涼。且既有半夏。故不再用茯苓芍歸芍藥三味。以和其腹痛也。

傷寒總病論。動氣在上。不可發汗。發汗則氣上衝。正在心端。李根湯主之。

於本方。去芍藥。生葛。加桂枝。人參。茯苓。

桂枝加桂湯方

傷寒論。本方後曰。本云桂枝湯。今加桂滿五兩。所以加桂者。以能泄奔豚氣也。

發汗後。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下。輯義。桂枝二字偶脫。

餘述奔豚一證。多因水寒上沖。故治法不出降逆散寒而注家概解以腎邪。殆不免牽湊。要坐不撿難經仲景之有異耳。

○胸痺心痛短氣病脈證治第九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

桉責。讀如平脈法。肥人責浮。瘦人責沈之責。即求責之義。

胸痹之病。喘息欬唾。

徐此段。實註胸痹之證脈。後凡言胸痹。皆當以此概之。但微有參差不同。故特首揭以爲胸痹之主證主脈主方耳。周寒濁之邪。滯於上焦。則阻其上下往來之氣。塞其前後陰陽之位。遂令爲喘息。爲欬爲痛。爲短氣也。陰寒凝泣。陽氣不復自舒。故沈遲見於寸口。理自然也。乃小緊數。復顯於關上者。何耶。邪之所聚。自見小緊。而陰寒所積。正足以遏抑陽氣。故反形數。然陽過則從而通之。括蔞實最足開結豁痰。得薤白白酒佐之。既辛散而復下達。則所痹之陽自通矣。

桉周說爲當。但解數脈。未免牽强。姑存之。

括蔞薤白白酒湯方

桉先兄曰。說文曰。截酢漿也。从酉戠聲。鄭玄注周禮四飲曰。漿。今之酢漿也。陳藏器曰。醋破結氣。心中酸水爽飲。胸痹心中痞氣。本草枳實條。圖經引。與外臺相同。類聚。與趙本同。枳實薤白桂枝湯方 圖經引。无枝字。

人參湯方 人參條。圖經引。作治中湯。白朮之白字无。未附加減法。與傷寒論同。仍不錄。

聖濟總錄曰。胸痹之病。其脈陽微而陰弦。陽虛則知在上焦。陰弦故令胸痹心痛。古方用理中湯。取緩其中氣。陰證略例。理中湯方後曰。若胷痹脇下妨悶者。加枳實半兩。茯苓半兩。

御藥院方。枳實理中丸。治證與本條同。

於理中丸中。加枳實。茯苓。附子。

按外臺。崔氏。療時行四五日。大下後。或不下。皆患心中結滿。兩脅痞塞。胷中氣急。厥逆欲絕。心胷高起。手不得近。思與增損理中丸。（於本方中。加括樓。根。枳實。茯苓。牡蠣。正。）師胸痹人參湯之意。其效甚著。而王好古許國禎。則移崔氏之方。以治本證。亦善於變通者矣。

茯苓杏仁甘草湯方

醫心方。醫門方。治胷中痞塞。短氣膈膈者。或腹急痛方。

於本方。加半夏。生薑。若氣不下。加大黃。檳榔。取利爲差。

橘皮枳實生薑湯方

聖濟。治風寒客於肝經。腦脘痞塞。脇下拘痛。常欲蹈其胸上。（中上）名肝著。蹈胸湯方。

於本方。加桔梗。甘草。雞白。

胸痺緩急者。本草。圖經引。緩上有偏字。原本。諸本。並無此字。

周胸痺緩急者。痺之急證也。寒飲上聚心膈。使陽氣不達。危急爲何如乎。故取薏苡逐水爲君。附子之辛熱爲佐。驅除寒結。席卷而下。又烏不勝任而愉快耶。

按周說似是。然人之用能托鬱結。況附子之雄烈。相合爲散。比之前款諸方。其力最峻。足以奏功于然眉之際焉。蓋

此緩急主在急字。非或緩或急之謂。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袁盎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游俠傳。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俱是係于一時切迫之謂。此足以證焉。

焦循雕菰集。羅浩醫經餘論序曰。其論本草。以神農經爲主。而證以南陽之方。以薏苡主筋急拘攣。故金匱胸痺緩急者主之。用以健脾利溼。則失其義。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輯義肘後。痛下有五字。當作肘後作三字。按諸逆。程氏以病證言。尤氏以病因言。二說俱通。魏氏曰。諸逆兼有形無形之邪爲言。與尤意同。伊澤信恬曰。懸牽音義相同。懸痛。謂牽急而痛。肘後可證。又巢源有心懸急

懊痛候。千金養胎篇有腹滿懸急心下懸急之文。亦竝懸牽通用之徵也。斯說爲覈。三國志管輅傳。有心中懸痛文。

九痛丸方　原本。諸本。附子三兩下。有炮字。

餘述本篇題云胸痺心痛。而首條。則二證併論。其他諸條。皆爲胸痺立方。括樓薤白半夏湯。心痛徹背。不過言心胷痺甚。桂枝生薑枳實湯。心中痞。前注猶以爲胷痺。心痛。則僅烏頭赤石脂丸一方已。故二證之辨。難就而可攷。以臆測之。胸痺其痛頗泛。心痛其痛殊緊。胸痺則病淺。心痛則病深。葢二證中。要自有輕重之別。而其實似無太異同。故胷痺之方。足以治心痛。至眞心痛。則固屬不治。仲景略而不言。殆以此也。短氣一證。病屬上焦。故亦連

類併及者歟。

○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第十

趺陽脈微弦。法當腹滿。

按此條證。寒氣壅閉。卽大黃附子湯所主。宜稱之實。而言爲虛寒者。虛。猶虛煩之虛。非虛衰之虛。蓋指無形之寒氣。對水飲結聚有形之寒而言也。虛煩義。宜參傷寒論述義梔子豉湯條。又程氏注稍不了。

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爲虛。

按四十八難曰。癢者爲虛。痛者爲實。外痛內快。爲外實內虛。內痛外快。爲內實外虛。楊玄操注曰。輕手按之則痛。爲外實。重手按之則痛。爲內虛。病深故也。重手按之則快。爲內虛。病深故也。輕手按之則快。爲外虛。病淺故也。凡人病按之則痛者。皆爲實。按之則快者。皆爲虛也。難經本爲有痛者立言。而玄操注。亦與此條相發。

又按陽明篇曰。陽明病。脅下鞕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其意正與本條互發。以見證雖似可下。其白胎者。邪未結實。黃胎者。始爲熱實。乃黑胎之爲實。可以知也。且此條。示以按腹知虛實。以驗舌辨寒熱。而後定議攻下矣。要之診察之大法。莫不可從此條而擴充焉。

病者痿黃。脈經胸中作胃中。利上有下字。

寸口脈弦者。巢源作寸口脈雙弦則脇下拘急其人漉漉而寒。
夫中寒家喜欠。
按中字。金鑑爲平聲讀。其他諸注。皆爲去聲讀。蓋此中寒家言素稟陰臟。動易感寒者。然則二說併存爲佳。又程氏謂寒鬱於肺經而爲熱者。似欠穩當。靈口問篇曰。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又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爲噦。辨脈法曰。客氣內入。噦而出之。
病腹滿。發熱十日。本草厚朴條。圖經引云。又厚朴七物湯主腹痛脹滿。按此與千金同誤。
按金鑑曰。飲食如故。胃熱能消穀也。存攷。
厚朴七物湯方　圖經引。枳實上有大字。桂枝之枝字无。

附子粳米湯方
按弟子邨田精一曰。此方。與白虎湯。及加人參加桂二湯。桃花湯。並用粳米。而其煮法。不云至幾升。蓋是以米熟爲度。不必期至幾升者。恐非有脫文。厚朴麻黃湯。煮小麥熟去滓。亦是一轍。此可以備一說。仍存之。
聖惠。治寒疝心痛。如刺繞臍腹中盡痛。白汗出。氣欲絕方。
於本方。加川椒。乾薑。桂心。
厚朴三物湯方　本草厚朴條。圖經云。張仲景治雜病。厚朴三物湯主腹脹脈數。厚朴半斤。方後有腹中轉動。更服不動。勿服十字。
大柴胡湯方　黃芩二兩。原本。諸本。並作三兩。

腹滿不減。

傷寒補亾論曰。減不足言者。言不甚減也。論言。太陽發汗不徹。不足言。與此同意。俗語所謂不濟事者。是也。

心胸中大寒痛。

按出見有頭足上下。句上。上聲。下。去聲。尤氏以出見有頭足。爲陰凝成象。腹中蟲物。乘之而動。謂蜀椒乾薑。温中下蟲。誤甚。

大建中湯方 蜀椒去汗。類聚。無去字。

大黃附子湯方

按此條證固屬寒實。故大黃附辛。相合成劑。性味融和。自爲温利之用。如附子瀉心湯。則其證表寒裏熱。故別煮附子。而功則各奏。故同是附子大黃併用。而立方之趣。迥乎不均。徐氏說未確切。蓋温利之劑。實以桂枝加大黃湯。及此湯爲祖。而温脾等諸湯。皆莫不胚胎于此二方矣。

赤丸方

按本草。丹砂黑字云。作末名眞朱。

寒疝遶臍痛。沈緊。類聚。亦作沈弦。

按素問經脈別論。眞虛痟心。厥氣留薄。發爲白汗。陰陽別論。魄汗。

烏頭煎方 宋本外臺。熬作炮。無去皮字。白蜜二斤。方後。右以水三升。煮烏頭。取二升。去烏頭。內蜜。煎令水氣盡云云。

輯義誤寫作白汗。又生氣通天論。魄汗未盡。魄白音通。

不可一日再服作二日止一服不可再也

按程氏曰治下焦之藥味不宜多多則氣不專此言本于至眞要大論補下治下制以急之說殆不免拘泥

又按陶氏本草序例曰附子烏頭若干枚者去皮畢以半兩準一枚千金方治風歷節防已湯方後曰凡用烏頭皆去皮熬令黑乃堪用不然至毒人宜愼之據此宋本外臺不必是其不咬咀豈嫌熟爛相和乎

本草圖經云崔氏治寒疝心腹脅引痛諸藥不可近者蜜煎烏頭五枚大者去尖角及皮四破以白蜜一斤煎令透潤取出焙乾搗篩又以熟蜜丸冷鹽湯吞下二十丸如梧子永除又法用煎烏頭蜜汁以桂枝湯五合解之飲三合不知加五合其知者如醉以爲中病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

按烏頭煎證寒氣專盛于裏此條證表裏俱寒壅是所以有須于桂枝灸刺諸藥不能治是言病勢之劇套法不能得治不言灸刺諸藥之誤措徐氏以爲是或攻其內或攻外邪氣牽制不服似欠穩貼輯義徐注爲陽所客客字安作容字

烏頭桂枝湯方宋本外臺秋烏頭實中大者十枚去皮生用一方五枚

按此方證最屬急劇治以單提爲妙桂枝湯外臺引作單桂汁蓋仲景舊面其出五味方者疑後人誤據千金烏頭

湯詳出後所私攙注家皆仍原文爲說覺未當周氏意似單不了且其解欠安仍不錄又按外臺於此方後注云范汪方同今檢宋本大書作范汪方文而非出仲景也注

聖惠治寒疝腹中痛手足逆冷身體疼痛針灸諸藥所不能任者宜服烏頭散方川烏頭大者十枚桂枝二兩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五分次入蜜半合更煎三兩沸令熟每於食前和滓溫服之

聖濟治心腹卒脹痛桂心丸桂二兩烏頭一兩爲末鍊蜜和丸

其脈數而緊乃弦

按魏氏以此條脈爲寒疝寒熱雜合之候其說似精猶不如尤氏以爲寒疝陰盛之爲優然此條該寒實諸證而爲結蓋不特言寒疝也

附方

外臺烏頭湯

按此方千金外臺所載並與前方文有異蓋本是別方林億等以前有五味方省之不錄也今從外臺拈出于左曰烏頭十五枚炮〇按千金云要略五枚千芍藥四兩甘草二兩炙大棗十枚薑生薑一斤〇按千金作老薑桂心六兩右六味切以水七升煮五味取三升去滓別取烏頭去皮四破蜜二升微火煎令

減五六合。內湯中兩三沸。去滓。服一合。日三。間食。彊人三合。以如醉狀爲知。不知漸增。忌海藻菘菜豬肉冷水生葱深師同。

外臺柴胡桂枝湯。宋本外臺作療寒疝腹中痛者。

醫心方。范汪方。治寒疝腹中痛。小柴胡湯。即原方。

外臺走馬湯。

肘後。若唯腹大。動搖水聲。皮膚黑。名曰水蠱。巴豆九十枚。去皮心。杏人六十枚。去皮尖。並熬令黃。搗和之。服如小豆大一枚。以水下爲度。勿飲酒佳。

聖惠。治乾霍亂。不吐不利。煩悶不知所爲方。巴豆一枚。去皮心。石以熟水研服之。當快利三兩行。即以漿水粥止。

立定。

餘述　按本篇先敘腹滿。如痛者爲實條。厚朴七物湯。厚朴三物湯。大柴胡湯。大承氣湯四條。此其屬熱實者也。如首條。與腹滿時減復如故條。此其屬寒實者也。次敘寒疝。如腹痛脈弦而緊條。與大烏頭煎。當歸生薑羊肉湯。烏頭桂枝湯條。皆以寒疝目之矣。如瘦人繞臍痛。與附子粳米湯。大建中湯條。亦是寒疝。已其他諸條。如寸口脈弦者。即脇下拘急而痛。與大黃附子湯證。即虛寒從下上。此寒氣聚著脇脇者也。如病者癍黃證。其位雖異。亦是寒實也。如中

寒家二條。卽素稟陰臟。外寒易觸者也。益此三等。既非腹滿。亦不寒疝。但以其屬寒。仍牽聯及之。且以與腹滿寒疝。互相發明者已。其脈數而緊一條。卽係寒實諸證之診。以爲總結矣。然則二十條者。學者宜區類而看。如前注家。往往湊合爲說。殆不免强會也。

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故下。原本有知字。宜補。

傷寒纘論曰。所謂亦微而濇。亦字從上貫下。言浮大而按之略濇。非濇弱無力之謂。見浮大中按之略濇。方可用大承氣下之。設純見微濇。按之不實。乃屬胃氣虛寒。冷食停滯之候。又當從枳實理中。助胃消導之藥矣。豈復爲大承氣證乎。○按此說似精。然尺中既微。何能兼大。故張氏於微脈則略而不論。殊屬糢糊。但其云濇非濇弱無力之謂者。是矣。然則微亦沈滯不起之微。非微弱之謂也。

下利不欲食者。俞本趙本欲作飲。誤。宿食在上脘。當吐之。

周食既云宿。決非上脘。既非上脘。何以用吐。今言上脘。又言宿食。則必有痰載物。不使得下。則爲喘爲滿。不言具見。故一吐而痰與食俱出矣。

金匱玉函要略述義卷上　終